



何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信陽何洛文啓圖著

祭文

祭王淮浦

男奕家校梓

惟君生乎望族漸以義方美秀而文績密以粟
人咸曰夫夫也為人子且克肖而用譽為人弟
且踵芳而繼起非止譽序之彥而科甲之英也
胡乃壯年弗祿秀而不實使人疑天道紊人事
歎詫惻惋無已時哉然子不必顯親揚名已立

身履道矣弟不必金紫蟬聯已克恭厥兄矣承
家先後之際不必始虔終令於永永已弘繼述
而開燕翼矣人聽與人之誦采月旦之評已莫
不曰佳哉仲子惜哉仲子其人雖已譚鋒酒德
風致文雅翩翩乎濔濔乎恍在人耳目心神間
也視世俗老壽木彊泯泯無聞者不大逕庭也
邪

祭羅田遠祖

惟木貴本維水滌源有源放海有本祭天伊我

遠祖肇迹羅田徙自元季世世相傳入我皇
明二百餘年含醇積厚奕葉滋蕃迨先府君令
問彌宣明德之後達者出焉每思淮楚派遠枝
聯一人之身析而百千時異地異茫茫各天云
胡累代展訊闕然爰有宗裔來自齊安述厥上
世居邑左偏平湖之側石獅之灣粵有著姓勝
國以前於時兵燹播者不旋江陵廬州并此三
遷泰山我祖省山汝先孫曾而下各十數延其
為祖輩某與後肩度難以臆考未有詮衍兮佛

今疑旃信旃譜謀散失責在後賢糾宗合族在
位司權教民親睦王道有端繫予小子敢昧顧
瞻庶幾夙夜聿修不愆走我同胤謁訊祖阡潔
牲芬醴酌以告虔

祭岳翁

嗚呼翁惟泰山興雲膚寸膏之雨之予愧半子
儀刑覆露庇之啓之山頽木壞哲人其萎孰能
起之古有陽源成是宅相曷堪比之修業勵行
無忝舅氏庶或砥之豆登祇獻悃悽是宣洋洋

許之傷哉

祭先考

七首

嗚呼痛哉吾親之生也八十二春秋今其逝也
十有四朝暮矣嗚呼痛哉人亦有言吾親樹德
樹言更樹功業多福多壽兼多子孫謂若無不
足之憾焉者但吾為子若孫者久承色養忽失
怙依易箚言猶在耳趨庭訓已難追徒然夢寐
型範想像音容而已高天厚地控籲何從茲謹
以剛鬣柔毛築盛庶品式申明薦痛言不文哀

哀難罄靈兮如在藹然居歆

又

嗚呼子之於親也出必告反必面昏則定晨則省一日不見輒徘徊瞻戀若有失忘然者今吾親溘焉長逝奄忽三七二十有一日矣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慟哉慟哉易箆有言言猶在耳凡厥有生彌留之際不懷怖恐則牽愛戀或興垂涕之言或見可憐之色吾於數者了無一焉獨來獨往全生全歸乘化任數何

恹何憾嗚呼躓矣吾父幼失怙恃長自振拔既老而傳令終永譽於親為孝子於國為忠臣於邑為茂宰於郡為良倅家乃嚴君鄉為先達長厚則仁人慷慨則義士詩書以為府禮樂以為宗出則名宦處則鄉賢蓋目可長瞑笑可長含矣獨若洛文輩者既不能立身行道又不克顯親揚名生乏百順之聚歿愧百身之贖皇皇有求而不得斃斃在疚以何堪亦徒摧肝裂寸有泪迸泉而已吁何往哉嗟何及哉嗚呼悲夫

又

嗚呼望雲陟岵生猶戀戀靡瞻何怙逝益哀哀
昔也家有嚴君恩惟慈父聚樂庭前舞斑階下
載色載笑以清以溫今也素棺在殯遺像在堂
呼之不應叩之不聞有子無復承顏有女無復
定省有孫無復遶膝有室有家無復存撫有壻
有甥無復卜宅相而計門楣有親有族無復通
還往而修好晏有臧有獲無復稟唯諾而奉奔
趨徒然隣嗟巷哭里悼塗驚商為罷市春不相

杵近知畫傷遠聞嗟歎而况蓼莪之感感慟方
新風木之悲悲慘曷極四七修真萬一莫陳洋
洋有靈耿耿是鑒痛哉痛哉

又

嗚呼自吾親捐背以來洛文等慟悼方新悲皇
莫措未既寫哀何暇誅德聊因絮泣一槩生平
人見吾親完節全名矣不知由急流勇退者致
之也人見吾親福祿備膺矣不知由留餘不盡
者致之也人見吾親壽考康寧矣不知由保祉

履祥者致之也人見吾親宗族鄉黨交稱叶譽
矣不知由力行孝弟者致之也人見吾親家道
殷盛矣不知由勤渠節儉者致之也人見吾親
遠近歸仁矣不知由秉謙好施者致之也人見
吾親樂道無悶燕處超然矣不知由不競不求
者致之也人見吾親上欽下悅矣不知由正直
安和者致之也天不憖遺家失模楷里仁者壽
邦喪儀刑哀我人斯何能堪處雖白火息存威
樹老傳果顧若不肖輩者式穀光大揣於何有

箕裘未紹卿長多慙承前啓後吾親則然繼志
述事茫然未逮謂九京長瞑耶我不敢知謂奕
世滋茂耶我不敢知家有嚴君庶幾督過萬一
黽勉而今不可及矣吁嗟傷哉

又

嗚呼痛乎吾親之逝也以閏八月六日之辰距
今忽七七四十九日矣祭而哭告已七八舉血
淚與哀詞幾既燁矣蓋聞禮云生事愛敬茲已
成夢幻矣又云死事哀戚將何有底極耶昔曾

子子路悲不逮親兒輩寔躬丁之即若少連大連善居喪也抑何所益而況萬不相及哉而今而後戰戰兢兢履薄臨深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如此而送終如此而聿追如此而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如此而綜理內外撫幼承家如此而式穀貽謀則可謂云爾已矣外此而何以慰吾親於九京何以報吾親於永世耶嗚呼痛乎

又

嗚呼世有僅躋中壽而令名垂不朽慨慕結無

窮者豈鮮也哉顯允我考大耋上壽高朗令終深仁裕後盛德感人在予若孫以莫不曰親恩罔極在臧若獲以莫不曰主恩罔極夫恩罔極也痛亦罔極痛罔極也思亦罔極思罔極也報能罔極否耶哀哀劬勞昊天是喻而即之不見呼之不聞悵帳徒懸素棺在殯麻衣如雪棘棘藥藥即使兩淚綆縻荼腸寸磔哀音沸鼎摧骨毀柴亦何恩之能酬何痛之能釋何思之能解何報之足云哉慟乎慟乎

又

嗚呼蓋聞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兒輩曩者歆也樂也憂也無不致耶今咸莫可贖矣自吾親初終忍成含斂周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兒輩能勉之哭稽擗踊衰墨飡粥寢苦枕由兒輩能勉之為之衣衾棺槨以舉之陳其簞簋而哀戚之過此而宅兆之安厝宗廟之享祔春秋祭祀以時追

思兒輩能勉之顧若小孝用力中孝用勞猶多愧焉乃大孝不匱思茫然未有當也所云親歿年者雖欲孝誰為孝者非此其誰與且也惟以外子孫宗親哭聲沸鼎惟以內親之內子若女子若孫之婦悲咽盈閨是雖聞者酸鼻行路愴顏矧父子根諸天性者哉即今幼子童孫有成學者有勝衣者有襁褓者而呱呱弱孫咸痛子之痛若不勝情焉者子之痛父其又奚如是故思所顧復思所嗜尚思所教戒思所率履思所

游處罔非痛會想憶笑貌夢見容輝談述音旨
靜思矩度孰匪痛腸殫淇衛之竹莫寫我楚決
河漢之波寧濯我哀嗚呼嗟乎腸可斷也肝可
裂也魂可消也骨可糜也而親安可回耶悠悠
蒼天痛曷有極傷哉傷哉

祖奠先考

嗚呼痛哉人生壽考難滿百年久而不朽功德
與言存順歿寧即土為安大夫三月自古相傳
嗚呼痛哉青烏卜吉春交歲前十九辛巳發引

西阡念日壬午窆窆幽玄蓋文埋玉茫然九原
嗚呼痛哉寒飈肅肅素旒翩翩轎車既駕緋挽
斯宣大歸在即靈輜弗延堂辭白首擲揜黃泉
嗚呼痛哉兒號女哭內沸外喧雲愁日翳摧心
裂肝嚴親何所一往不還臨風祖奠永訣終天
嗚呼痛哉

祭亡弟啟範

繫我何宗慶積仁累吾弟篤生筮官太史鳴文
砥行蔚然嗣起通籍金閨載筆玉帛應 制摛

詞 天顏載喜小宋小蘇羣推共擬公輔式儲
駸駸未浹辛巳夏孟楚藩奉使解袂都門相望
勞止玉節金函照耀桑梓溫清方新俄悲陟屺
天上樓成長吉件矣我歸苴跣無從覓子豈意
偶分永訣在此爾性雅醇爾行粹美才既穎秀
年未強仕皆足享遐胡然溘爾哀梓撫棺痛徹
心髓此生有涯此恨曷紀嗚呼浮世百年寄耳
老壽康寧幾堪屈指子悲先零我慚後歿凡所
未瞑匪曰無倚經營室家爾有女士爾孤斬然
疇主爾祀生順歿安定名爵履歸盡論定譽存
有斐祖塋西傍坐亥面已卜吉允臧宅兆爰啟
明靈妥哉往依我妣蘿月松風朝霜暮雨長闕
泉臺陟降迤邐予近邁屯久困疾痛幸甫離榻
未全脫體力疾一臨祇薦明水子衷我衷略述
斯誄遣奠終天有淚波瀾

疏

辭坊疏

原任 日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今致仕臣何洛文謹 奏為感戴 天恩控
辭建坊事頃見邸報戶部一本為勸諭輸賑拯
荒乞 賜照例分別旌獎以勵風俗事內 題
覆河南撫按官類 題本省士民輸銀穀救荒
者分為三等一等施銀千兩穀千石以上侍郎
何洛文等四員名照例官為監坊內何洛文董
選仍聽撫按官以禮優獎等因奉 聖旨是臣
一見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臣叨登仕籍經
三十載供事 講幄整歷十年上焉 聖恩優

渥不可殫名下焉夙夜冰兢莫能報稱及守制
家居偶被叅論奉 旨致仕日惟杜門省愆不
敢一字實辯蓋仰思 聖明自有洞照俯省名
節罔敢玷虧心苟無瑕公論固在身果一敗空
言何補故惟守道安貧求不愧天日養親課子
甘終老田園而已中土連歲水災汝南地方尤
甚饑饉嗷嗷不能忍見臣勉竭困倉繼以鬻產
捐錢輸穀哺餓捨貧雖拯拯初心本無窮盡然
升斗之水所濟幾何不圖有司誤以申聞兩臺

采而具 奏仰惟 皇上嘉義 隆恩 表問
厚寵豈廢棄之臣所宜蒙於 清朝者哉臣
既荷不朽之光尤慚無妄之福且百姓之困未
甦一坊所費不貲目今撫按諸司仰奉 德意
軫念留民事事節省若因區區小惠致勤勤其
父老子弟尤臣下情所萬分不安者也臣曾移
書具揭托撫按官代 奏控辭兩院答言 朝
廷旌義以勸來者 成命既下自宜勉承但臣
展轉思維行義尋常叨 恩隆重宿昔 洪慈

捐軀尚未能報今茲 異數捫心更何以堪伏
望 聖明鑒臣衷非矯飾察臣事匪殊尤 勅
下所司 特准辭免或照三等事例止給一匾
庶 浩浩之恩輝既普而區區之分義亦安矣
臣不勝感戴 天恩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建坊准辭何洛文係舊日講官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

奏謝 恩賚疏

原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日講

官臣何洛文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先該河
南撫按官類題助賑蒙 恩建坊臣隨具疏控
辭下部題覆奉 聖旨建坊准辭何洛文係舊
日講官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該臣家
僮齎捧回籍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
伏念臣本以垂橐懸磬之家勉為傾囊鬻產之
舉施濟有限行義甚微仰奉 欽依表閭未免
勞費桑梓用是輒敢披瀝懇辭蓋誠捫心不安
而揣分知踰也得蒙 聖慈俞允已為厚幸迺

復叨銀幣之

賜豈臣始願所及哉恭惟

皇

上仁同覆載

明普照臨

俯念舊學

渙沛

新恩遂令十載塵露之勞獲冒一旦光華之

寵儒林生色寰宇稱傳顧臣溝壑餘生廢朽陋

質寧免不衷之慚非望之懼哉古云知臣莫若

君又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仰惟 皇上

垂省加賚不遺久遠其知臣也 恩至浩蕩矣

臣草茅衰賤榆景無幾將何以圖犬馬之報耶

惟是兼金文綺可奉以忘貧 德意溫綸尤佩

以忘老誓當砥礪殘年彌縫後闕豈敢以窮窶而志不固遲暮而行不敦乎自今以往惟朝夕焚香叩拜祈祝 聖躬天保 帝德日新羣賢濟濟以和朝兆庶熙熙而樂野 履四海無虞之慶 享萬年有道之長臣不但未畢之年沐浴咏歌乎 膏澤即子孫奕世銜結感頌於不磨矣臣不勝感戴 天恩激切瞻戀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 卹典疏

原任 日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致仕見守制臣何洛文謹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籍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人由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五年冬守母戴氏制回籍隆慶三年冬起復授翰林院編修六年壬申春二月恭 遇 皇上出閣講學臣叨選充 東宮講官本年秋八月題充 經筵 日講官至萬曆九年辛巳冬守繼母王氏制回籍扣至十二年春服

滿偶被丁此呂叅論奉 聖旨何洛文着以原
官致仕臣感激 天恩杜門養親十五年餘矣
今年閏八月六日臣父原任湖廣德安府同知
進階奉政大夫臣何立年八十二歲以疾告終
臣銜哀茹荼五內分裂竊自痛念臣之遭際雖
云厚幸而臣之命運最為蹇薄何也臣以一介
書生濫筭 講幄十年之間 恩禮稠疊躡躑
三品可不為厚幸乎然 國家屢有大慶其與
臣同事諸臣咸蒙 異數進秩封廕而臣獨值

在疚無緣沾被致烏烏之私竟莫克申是臣之
命運何其蹇薄耶顧臣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一
矣上焉欲報 聖恩而身已頽廢矣下焉欲盡
孝養而親已不待矣所冀少紓風木之恨仰希
泉壤之光者惟籲 天以請 卹恩耳伏讀
卹典條例有曰 春官官必曾親奉出 閣開
陳有勞者有曰講讀官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
身父母得擬祭筵三品祭得及其妻者有曰今
日致仕之臣即昔時在任之臣効勞既等 恩

數宜均雖經論劾既已原其心行無疵優禮致
仕則身後 恩典理宜槩給者臣嘗莊誦繹思
明主此典固所以廣 孝治尤所以重 聖
修也臣父先臣何立發身鄉薦勵志官箴初授
懷遠縣知縣民有去思再任德安府同知疏乞
休致清白恪守家傳循良祇遵吏範逮至家食
以後頗為鄉評所推方臣叨侍 講讀時每每
貽書諄切戒諭謂臣家世受 國恩 天高地
厚令臣勉修職業圖報萬一萬曆八年春臣妻

病故臣欲給假送幼子還臣父復切切貽書責
以大義臣思 君恩未報父命且嚴遂不敢請
是臣之極愚不肖即有消痰之効皆臣父教忠
之力也至於臣母贈宜人戴氏逝已多年臣徒
懷寸草未報春暉故當臣妻病故之日例得控
請 卹恩而隱忍未敢者良以臣母未沾 恩
命則臣妻自不當冒越耳切思生育之恩父母
則同劬勞之苦母氏尤甚故 卹典明載得並
逮焉臣考三品講讀事例前後頗多不敢縷瀆

謹查得遠而與臣共事者則有詹事馬自強之
例近而目前可據者則有侍郎劉虞夔馮琦之
例臣之陋劣雖不敢望三臣第親奉出閣既
嘗從自強之後而講讀十年又視三臣有獨久
者用是輒敢瀝血披誠冒昧祈懇 皇上鑒臣
微勞憫臣哀悃 勅下該部查照前例擬議
上請 特准 賜給則 覆載之恩永光被於
存歿而銜結之報誓捐奮於雲仍矣臣洛文不
勝惶懼激切之至 伏候

聖旨何洛文係舊日講官着查例與他禮部知
道

謝領 誥命疏

原任 日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致仕今守制臣何洛文謹 奏為 天恩隆
重先陳感激卑悃并祈渙頒綸命事臣於萬曆
二十四年十二月內因臣父病故具疏陳情控
請 卹典奉 聖旨何洛文係舊日講官着查
例與他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部覆題內查照

講讀年久啓沃功多請從 特恩加厚之例奉
聖旨何洛文講讀年久伊父母准照例與祭
墓給與應得誥命欽此又經工部題覆減半給
銀造墓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 命自 天感
恩無地每次得報焚香望 闕叩頭鵠立以
俟惟吏部以臣未經考滿且曾被論止題照詹
事劉虞夔例擬給父母一代 誥命此乃專論
常例未論 特恩也仰惟 皇上俯念舊臣親
奉 出閣講讀十年是以有此 特恩蓋上宗

聖學下勸勞臣一時在 廷在野諸臣聞者
見者無不感激思奮豈獨臣一身一家仰戴
天寵而已耶今 成命昭垂累世震耀臣之光
榮已無極矣既經部覆臣愚不敢過望惟是
御祭文待此而發 誥命軸待此而頒逝者魂
魄搖搖生者心目矐矐仰祈 聖明早渙 俞
旨俾臣烏烏圖報之私竟得霑遂臣舉家先後
不勝萬幸臣嘗聞匹夫之微一念精誠可以格
天臣雖至愚跼伏草土誓當鑄之心髓盟之

子孫圖世世效犬馬塗肝腦以仰報 天恩於
萬一也臣不勝感激懇切待 命之至為此謹
具本專差義男何善齋奏 聞伏候 勅旨

何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何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信陽何洛文啓圖著

表

男奕家校梓

進 帝鑑圖冊表

臣聞緝熙聖功明主貴稽乎古輔養上德忠臣
當盡其方儀圖納誨之詳明惟在省觀之真切
必可常陳左右庶足永備箴規欽惟 皇上聽
明天縱問學日新聽講既勤悟道尤敏臣等私
竊歎朕中外咸共稱傳真 上聖之資 不世

出之主也顧茲大寶臨御之始且當春秋
鼎盛之初如日方升而天下仰其照臨如水方
注而萬方賴其潤澤所以培蓄光耀澄澈本源
機不出於聖修道在隆乎帝德今文華
講讀啓沃之益固多而深宮燕閒游息之功
尤要欲警接於心目莫明著於畫圖編惟十九
史之文具載數百王之事臣謹采其有關治亂
可備勸懲者製為二編名曰帝鑒標題綱領
肖形狀於丹青剖析幾微詳事跡於訓解詞雖

諄懇不至艱深意在開陳務令明白治同道而
亂同事昭然蒼素之不淆惠迪吉而從逆凶凜
乎袞鉞之易辨善為陽長故類九九以彰扶惡
屬陰消故數六六而示抑總治忽興亡之理括
一百十七之條雖典籍不可以勝窮而法戒庶
幾其畧備昔善惡興廢之狀周繪象於明堂粵
觀文鑒古之名宋施圖於內殿方茲未盡視昔
為全敢罄一得之愚用作九重之勛如可開
廣乎聖智庶足少慰於微忱伏願垂情披

閱若盤盂几杖之銘 注意思惟為藥石著龜
之用精權衡於決擇端好尚於從違惟主善以
為師雖無微而不謹如此則治如彼則亂一展
卷而瞭然克念作聖罔念作狂不終篇而惕若
兢業以圖朝夕弘身心體驗之功俯仰以鏡古
今求政事清醇之美由此道隨年長積高明光
大之基漸至化與心成定中正仁義之極則
大德允符乎堯舜而 至治遠並乎唐虞臣不
勝幸願之至

擬輔臣奉

詔恭題

成祖文皇帝四駿圖詩成

進呈表

萬曆丙子
科主試順

天錄

伏以 神武貽謀特繪四征之龍種 欽文纘

緒俾歌千載之駿功侈快覩於丹青愧難裁夫

雅頌敬矢詩而應 詔敢因事以寓規臣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五材誰能去兵戰始

基乎涿鹿三用莫如乘馬制馴備於攻駒顧水

瑞星精應期始出而銜文服阜非聖不生歸牧

華山善鑄京之偃革產靈渥水啗郊祀以興歌
 肆聞八駿之荒游亦有貳師之窮討銜久駘而
 失御兵不戢以自焚惟我朝之用夏變夷故
 奕世而陳師鞠旅於皇成祖載績武功憤戎
 馬之生郊驅毛龍而戰野六飛親駕四駿迭
 馳躍鄭壩之龍駒鋒逾駭電驤白溝之赤兔勢
 甚疾雷御驛騶而平踏小河服騰黃而橫驚靈
 壁貫陣轢昆陽之象突營過即墨之牛乃百萬
 雖已倒戈而一夫猶然決拾膺門沐赭詎因流

矢之偶加戎壘追風寧見霜蹄之少蹶猛氣戰
 酣而彌厲勁姿割甚以爭先遂開震世之奇勳
 並仗逸倫之妙足乃宣畫史備寫軼材居然形
 法之應圖宛若驍騰以赴敵九重之真龍一
 出萬古之凡馬遂空自非曹霸韓幹之神奇安
 得圍人太僕之惆悵蓋戡亂用武式張締造之
 艱而居安思危已寓盈成之戒尚方捧至絹
 素颯矣其風生祕閣拭觀左右灑然而神竦
 想躡雲之健步一塵豈至於驚揚意振鬣以長

鳴萬騎必為之辟易高懸麟閣空同虎士以標
形遠揭狼胥直使羶裘之奪魄更承 詔旨猥
屬品題試翻伯樂之遺經徒誇駿骨素昧費昌
之善御曷贊龍媒然魯頌有程敢奏蒲梢之曲
而虞箴可述豈陳黃澤之謠蓋蓋臣貴托物以
輸忠惟 明主能見形而察影撫此煌煌之火
業可無翼翼之小心恭惟 皇帝陛下 首出
庶物 丕冒羣生屬干戈弓矢之久鞞即鳥獸
魚鱉以咸若效王馳法帝驟芳規已溯於遠稽

闡 祖德繹 宗功偉略尤殷於近述偶披圖
而 注覽即布 命以陳詩非緣創守之一心

孰念艱關之百戰烟火通萬里不忘朽索之周
防鞭笞盡四夷尚塵射鈎之故事蓋無虞致儆
冀聞保泰之微言而有 大能謙匪尚居豐之侈
頌者也臣才慚倚馬遇幸攀 龍馳驅久許於

先朝鞭策正期乎 今日九方邈矣審看移
畧以逡巡七德寓焉遐想當年之耆定鞭風霆
而驅虎豹百靈固信其護訶冒矢石而披荆榛

萬乘亦瀕於危始且神駿之收羅若此即英
豪之駕馭可推意匠經營吮筆難窮其彷彿
天造草昧按圖具寫其艱虞慶歌喜起之風敢
幾希於虞佐桑土網繆之義庶竊附於周人伏
願 耀德蓄威 經文緯武恢丕基而肯堂肯
構博搜歷塊之良 思王度而如玉如金永陋
滾塵之玩 恭已垂山龍之袞匹虞廷獸舞之
風 進道受河馬之圖追軒圍麟遊之化

謝 御書責難陳善四字表

宸章煥錫榮賁衡茅

帝訓具嚴義需忠蓋

恩深勗勵感切報酬臣等自愧凡流猥叨殊

遇寸忱徒効高深靡補於 天淵 異數特加

賚予式昭乎星斗曰責難曰陳善名一顧而可

思為重道為崇儒 寵非常而過望遠陋唐宗

之飛白永垂勝事於汗青揭在戶庭驚睹麗天

之象銘諸肝膈誓傾向日之誠非堯舜不陳冀

少資於 聖學有謀猷入告敢自負於 清時

伏願 克艱厥后進修益勅夫時幾 主善為

師嘉納不遺於葑菲則 龍翔鳳翥匪直光被
乎臣工而 帝驟王馳真可媿隆乎古昔矣

啓

同館請政府

伏以忠弼 三朝人識絲綸之寄勲高九載天
垂鐘鼎之章輔 冲聖有若保衡為師臣其惟
公旦盛不自滿羨玄髮之未希命茲益恭窺丹
心之欲竭砥國柱於巖廊之上表率羣僚湛賓
筵於禮樂之司榮沾異數某等幸倬雲霄之直

同依日月之光躬盛事以欣逢肇中堂而設燕
舉爵而祝願繼二十四考之中書步武以趨共
襄億萬千年之上治謹申預啓顙冀俯俞

請范憲使

閭闔開而衣冠入虛北向之玉堂山川潤而草
木榮應東行之紫氣指日 九重恩詔頒來滿
道風雲茲辰一路福星散作元宵燈火已兆豐
年之樂空修清夜之娛敬卜望辰仰攀法從月
過三五正當玉蕊之生人煦陽春儼若冰壺之

映雖之瓊漿珍饌聊呈火樹銀花是以有衮衣
兮竊比瀛洲誇勝會用之作霖雨也佇看旌節
上皇州伏冀照臨不勝欣感

錢伍使君入賀

九天閭闔欣開虹電之祥萬國衣冠快際風雲
之會海宇共登乎壽域君臣正叶於泰交恭惟
門下名世真儒匡時正氣簪筆叱李義甫居然
知朝廷之尊露章彈博陸侯赫矣重簡書之
畏凜冰霜而執法風采聳動一時泣淮蔡以撫

師精神折衝千里隨車甘雨東陵渥注夫中原
載路福星南極又朝於北斗領諸侯來自嵩嶽
虎拜呼萬歲者三祝聖人效彼華封龍飛
並五帝而六席前賈傅久不見以興嗟蒲召申
公顧何如而置對千載啟明良之遇九重膺
特達之知暫豸冠繡服以趨班行赤舄衮衣而
受寵其久叨御李今羨登仙俯憐棄世之君平
仰愧知我者鮑子潔治一觴之獻恭祖四牡之
華曰耳目曰喉舌曰股肱願公出長而入治宜

獻納宜旬宣宜丞弼跂予引領而躡心佇希臨
照之光用慰勤倦之悃

餞伍憲使

繡豸流仁咸喜永周邦之式甘棠興詠勿翦存
南國之思無以公歸用蘇民望虎旅陳而犢佩
解一道生風化日溥而膏雨施萬殊吐氣扶顛
起敝汝墳之倚藉方殷覲武昭文嶺北之安危
更注雖 帝心無私於南北而輿情重戀乎去
留吉日爰詠賓筵肆設炮鼉膾鯉媿無燕尹之
豐投轄維駒莫遂借恂之奏騶馭儼然蒞止欣
分劔履之光麟閣允矣繪圖行著旂常之績

邀鄭郡侯賞菊

菊花正放於東籬穉事畢升於南畝宜補登高
之會用紓慶稔之歡孟月陳筵詠冬四日荒園
出郭計里五程茹采芳而烹釣鮮雖乏杯盤之
羅列雲飛觴而月進艇庶供山水之宴游謹鵠
俟以欣迎幸龍光之惠顧

請王將軍

擁節嵩邱久睽方聚帥師京洛簡上維期葭莩
正慰於藉光繾綣遠深於握別占某日吉大開
北海之尊敬勸東山之駕軍容待光弼觀旌旗
壁壘之新地勝以羲之陋絲竹管絃之盛蚤祈
臨況顯切式瞻

邀餞王文學

弱齡奇抱學貫三禮之科錦心繡胸名起五經
之笥采芹而桂香已醞游洋而鯤化可乘粲粲
荆華翩翩棣萼況值趨庭之對宜展祖席之歡

兄及弟以登榮文武光華載路父偕母而色笑
門闌喜氣盈眉穀旦預詠芳筵同啓門名金而
堂名玉剝下看接羽高飛伯吹塤而仲吹篪目
前奉連枝雅會佇英英而來照當霏霏以共談

請陳侍御

冠豸提三院之衡開泰長否消之運乘驄問兩
河之俗收霜澄電照之功山川凜乎其動搖雲
霧豁焉而披睹清塵濁水已驚逾紀之睽違繡
斧朱輪何幸此生之奇遇言詹月之日潔修

芹席祗獻蒲觴挹彩鳳鳴傾聽朝陽之諤諤杼
枕燕賀欣幪厦屋之渠渠倘太微光賁乎少微
庶野史榮親乎柱史其為慶籍何既感銘

餞王叅知

凝霜列柏清風正播於汝南露冕褰帷新命載
頒於天上歌崧高而頌中伯瞻仰重新傾河
內以借寇恂攀留如願第究謝相懸者繁日將
士民繼見也有期雖云咫尺光華何似步趨矩
矱敬消穀旦式展芹筵大厦開疆而併幪猶故
欣欣燕賀之私德星同路而次舍稍移款款駒
維之戀龍之神也鳳之威也靈瑞正賁於山川
兕為觥兮玉為筍兮燕笑聊承乎几席

壽王叅知

南極耀芒西成薦瑞作朋三壽如山如阜如岡
陵管遂百嘉實堅實好實穎粟汎桂輪圓滿清
光正爾瑩澈冰壺且莫莢全生和氣盎然均調
玉律威聲滔滔接江漢絕勝觀廣陵之濤節制
凜凜近鄭襄何異翫天柱之月允稱華誕共美

良宵某諄切斗瞻情殷崧祝音微密邇究登庾
亮之樓嘯詠從容阻泛袁宏之渚稱觴紫薇省
飲醇奚啻乎一朝進履黃石公受教更期於三
往伏願鑒茲懇款賜以麾容斷壺剝棗送流霞
佳況聿開於佳節匹佺邁鏗登上筭長發永錫
乎長庚

請王憲使泛舟

新雨纔添助新秋之爽氣小湖可泛進小艇於
中流喜良翰之屏周矧自公之多暇月之七日
僭邀東圃預慶西成幸紆山簡之高蹤永作習
池之勝事

餞范內翰轉東省方伯

保障中州振紀綱而風四國向宣東土晉方岳
以領諸侯頻移衮衣赤舄之先行瞻清廟明
堂之重某夙聯虎觀近托龍門襲芳潤坐春風
疊荷雲天之庇悵清塵攀使節豫興山斗之懸
遠近花朝敬修芹酌不盡踟躕之戀少申繾綣
之懷伏望鑒此勤倦惠之清燕就薜蘿而話別

采芹藻以留歡班還玉笋之清旌旆豈淹於齊
魯名啓金甌之覆經綸早被于寰區

先考蒙 特恩諭塋請謝朱郡侯

九重渙命詎無造命之原三錫賁恩厥有霈恩
之地帡幪攸自仰藉聿殷恭惟淵源家學領襲
儒林筮握玉麟符試整頓乾坤之手旋騰 紫
霄牘奏保障淮汝之勛名已疏於 御屏秩佇
登乎瑣闥汪陂千頃盡甦涸轍之鱗廣廈萬間
大庇無衣之士有如駑鈍亦賴涵濡追陪杖屨

者四年飽德日深而月厚能任冠裳者三世受
賜老安而少懷匪曰中藏抑且永佩蓋漢世循
良為盛功名既著於春秋而神君眷禮有加倍
庇尤延於奕葉屬家嚴之溘露辱邦伯以需雲
寵光備徹乎幽明感結寧分於存歿頃昧死而
披 闔闔疏請 卹恩遂憫下以布 絲綸

詔頒異數幸丹衷之獲達耀黃壤以如生豈曰
草土果能動 天寔由君侯力為覆露升柯者
敢捐其本飲水者自知有源顧惟 德意之溥

將顛仰 功令之宣布代 天而敷渥澤希世
以藉寵靈捐糜可酬是則藐孤之願也絲毫以
上孰非使君之賜乎吉卜芳辰潔陳菲酌美芹
快炙冒杼對菲之誠輯志搏心少控烏烏之款
伏望雙旌五馬翩翩惠賁衡茅朗月冰壺湛湛
欣臨澗藻若百穀懸仰甘雨諒不靳於隨車歷
千載猶荷陽春矢弗諼乎報玖

後九日請李郡侯賞菊

嘉名應長久況逢兩重九之期時菊獨妍華尤
勝一百五之候矧含濡之渥甚愧款敬之缺如
茲卜閏月吉辰專候自公多暇葛巾新漉匪盼
望於白衣榮戟遙臨寔顯瞻乎皂蓋

請李郡侯

萃芳亭上猥辱品題凌波館中堪供眺賞況東
籬采菊悠然遠見南山而曲水行觴恍若平臨
北渚吉洎穀旦夙治芹筵爰乘風物之和用展
臺池之樂載色載笑奉君子以有儀將翺將翔
服徽音於無斁

請顏憲使

柱後惠文高匡弼澄清之績汝南駐節偉藩垣
屏翰之功欽德有年覲光孔邇蓋識韓御李既
自快其生平而頌甫歌申又聿歡于來暮詹仲
春之朔旦開別墅於東臯節慶中和正祈年而
獻黍人嬉豐樂空式讌以展芹肅儼呦鹿之筵
祇迓神羊之馭百穀仰膏雨喜霑沃若之施三
台麗絳霄幸賜惠然之照

先考入祀鄉賢祠請朱郡公

生蒙憲老隆下榻之高風逝塵尚賢邁祭社之
盛節光垂不朽感結難名敬卜初冬吉洎二日
式迓台衡之重俯臨俎豆之輝景行高山與先
達齒樹芳遐軌為後嗣觀金石可銷頌表章而
莫既衣冠在列祝純嘏以無疆

午日請陳憲使

天中屆節啟陽德於朱明地主稱觴邀憲臺於
烏府適政通人和之候覲羽旄車馬以騰歡正
勸農省斂之時俟草木山川而增采譟茲今日

肅我賓筵藉曲水以迎驂倚東臯而待旃蘭橈
畫槩慚非競渡之龍舟艾葉榴花欣有賁原之
豸繡懇惟臨況曷既感榮

餞陳憲使

霜澄千里風裁正播於汝南 詔下九重節鉞
忽移於江右歌未弭乎來暮感遽動乎去思吉
卜芳辰潔修菲酌欲攀轅而違顛假祖席以昭
虔驪駒在門繫之維之以永今夕麒麟有閣高
矣美矣其待明公

代請某公

東觀直廬縹緲瀛洲十八南宮曳履芬芳桃李
三千斲投綠椹之閑久繫蒼生之望門牆孔邇
山斗頻瞻幸羔雉之初通愧芹葵之未展卜惟
九日吉叶三筮氣鼓飛灰兆台鼎登仙之會工
添弱線符元龍補袞之期迓鶴表于雲霄奏鹿
鳴於几席藉沙堤之玉趾輝映窮簷聆塵尾之
玄譚風生滿座屆期鵠立祇候騶鳴

論

孔明論 閣試

或曰孔明天下奇才也以輔昭烈又帝室之胄而不能興復漢室於一統何也曰天下有大機焉成敗之際間不容髮孔明蓋屢失其機而天下事遂不可為矣吾請言之孔明始處羣雄睥睨之間深隱久晦高卧長嘯若無意世故者及感三顧之勤始幡然許昭烈以馳驅豈非擇主審出欲建漢業於不拔忠謀石畫投之必售而無反顧哉顧其所與昭烈語諸隆中者何如矣首謂荊州當取然宜取於何時也操之梟雄權之術譎一入其手必難復覲則宜莫如劉表遺讓劉琮遣降之時矣借曰昭烈顧荊州之遇不忍相併然堅守漢疆逆折標翼名義蓋順孰與其後犯義而襲璋乎始也當從表於見屬繼也當誅琮於已降苟慮羣心未協則亟迎琦以撫衆無不可者孔明勸昭烈不從而乃不以去就爭之此失一機也益州雖險沃可據待釁而動可也乃璋以好逆而扼吭掩取則何以責操之

孤媚欺孤移竊神器乎如此而欲效高帝縞素
之師使項氏奪氣三秦響應茂以濟矣孔明當
斯時而不以去就爭之此失一機也司閫寄者
將帥之任慮根本者帷幄之謀羽雖足鎮荆襄
未有密邇強隣不置謀臣為輔者也計不出此
而使呂蒙得行其詐漢事大半去矣或謂昭烈
慮羽護前欲遣謀臣恐其不協然封疆重事興
債攸關孔明當此而不以去就爭之此失一機
也吳可為援而不可圖孔明見之蚤矣及昭烈
伐吳報怨一挫而遂以不振孔明復不以去就
爭之此又失一機也夫幾事所係得一足以興
失一足以亡況孔明牽復於昭烈之不聽而屢
失焉欲伸其志豈不難哉或謂孔明君臣魚水
之遇雖有一二之不聽奚容決絕遠引為者然
言一不聽則志不行志不行則功不建即出何
為者邪是故以孔明之才而坐失事機君子惜
之雖然孔明人傑也值羣雄鼎峙而用武無地
吳魏攬才而將相自兼安在其不補於東而缺

於西也嗚呼使天下有操而無權有權而無懿
孔明或可以成功使無糜芳輩之從逆以失荆
襄孔明或可以成功使馬謖無街亭之敗而孟
達遂上庸之應孔明亦或可以成功乃區區興
之者不足而壞之者有餘則災運既燼天實為
之果皆人謀之不臧也與哉

人若先於虛已

萬曆癸酉科主試應天錄

人若所以能受天下之言者無他不以有已累
其心而已矣蓋所謂受言者非受之耳受之心

也心之弗虛言何繇入是故人若之心方翹然
有以自是而諫者顧矯其所是以明其非則違
矣方訢然有以自便而諫者顧奪其所甚便而
投之以其甚畏則拂矣何則有已之私足以拒
之也然則人君之德固莫盛於納諫而所以為
納諫之本者又孰先於虛已哉請因羅豫章之
說而申之書不云乎嘉言罔攸伏而繼之曰稽
於衆舍已從人蓋人君之心必至於不耻稽衆
不難舍已而後嘉言有所自進苟惟已是賢雖

有嘉言將安用之在易有之山上有澤咸君子
以虛受人夫山澤之高下其勢邈然懸矣而澤
顧得以通氣於山者則山之虛受之也然則人
君處至尊之位而能盡下以開其言非虛其誰
受之夫心猶器然器虛而注之則挹滿則吐矣
是故明主必虛其心明主之心何心也無我無
人無內無外無左右無將迎無貴賤無戚疏無
衆寡無哲愚曠兮其若谷儼兮其若客競兮其
若隊卑兮其若抑能足以高一世而不敢以能
矜智足以鏡萬物而不敢以智炫威足以震百
辟而不敢以威逞勢足以極衆娛而不敢以勢
縱內而省躬則曰無逸志與外而考政則曰無
失節與億萬人至衆吾何自以奠安之億萬里
至遠吾何自以睹聽之歆然常有以自下聳然
常恐天下之不吾告此明主之心也由是則不
恃盛滿以忘規不諱危亡以嫉諫矣由是則懇
惻之論即能察其誠危激之談即能感其慮矣
由是則師保得以詔過卿士得以矯失工虞瞽

史何事非箴商旅庶人何言非法矣由是則假之顏色猶恐其弗申厲之爵賞猶恐其弗奮矣何哉蓋其心方切於求言而諫者之言與其心適相契焉則其欣而受之如渴者之於飲饑者之於食也其怖而寤之也如矇者而濟之視踐遠者而指之途也其獎直而貸其狂嘉忠而寬其忤也如病者負痛於鍼石而不以為鑿讓也如此則何言之不可擇何諫之不可受乎蓋古之稱受言者莫過於禹一饋十起建鼓縣鐸以

求天下之言而一聞昌言則亟拜焉當是時羣臣之賢豈有可補於禹乃訕已受言恒若弗逮胡若是急也及觀史氏之紀其德也曰不矜曰不伐曰不自滿假其會同也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其朔日朝也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怙乎蓋其虛已之心如此然後知禹之所以能受言者是心為之也微獨大禹昔者軒轅氏之有天下也受學於王屋詠道於崆峒登具茨而師大隗濟岱宗而奉中黃推步

咨力牧占候詢山稽舜命九官各比其職明目
達聰詢岳咨牧又何若是汲汲也夫軒轅氏生
而能言即役使百靈有虞氏握璣衡懷神珠史
稱濬哲文明其道豈在山稽力牧之下而智顧
不若二十有二人哉誠懼夫心之不虛則無以
捐蹠鑿之知而建會通之節撤慳吝之明以躋
昭曠之路爾故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謙者虛也虛者盈之反也人君之所居
至尊貴也所享至愉快也況其心有所未虛而
以自矜自用之意概於其中則又何取於諫者
之說而彊受之故與之論大道則見以為闊事
情與之謫細過則見以為彰主失拙訥其辭則
見以為淺略而寡智廣肆其說則見以為草野
而倨侮於是惡聞乎強諍如尤左儒之別君
者矣有耻屈於正論如憾魏徵之辱己者矣有
騁辨以折人之言如發十策以難弘者矣有役
智以逆人之情如揣公輔為賣直者矣夫德宗
之猜愎姑置勿論乃三君者皆有絕人之賢高

世之智而猶若是直其心自賢智爾人主一有
自賢智之心則恃長矜已雖周旦召奭無所售
其悃矣彊遂而辯雖孔丘孟軻無所燁其論矣
設為叵測以赫然臨之雖龍逢比干無所關其
忠矣若然則讜議不聞而國是自非是自賢智
之過也彼賢智之君當其矯情以從善也諫者
亦得以伸其說及其私意溺而本真露也則往
往拂諫之失見焉何也其心盈也盈則實實則
中距者堅中距者堅則外傳者解體矣夫心有

虛實則言有聽距此在明君然矣而況餘主哉
故曰納諫要矣虛已急焉此之謂也然不獨納
諫之本於虛已也而欲開諫者路也亦莫切乎
是蓋人君之心羣臣之所伺以為避就者也矧
諫爭之事觸忌以申詞蒙灰而竭智為臣者義
之所激無不欲犯顏苦口為主上一言而迴思
却慮其閉喙而休投牘而廢者多矣人君方師
心自任而以訑訑示天下則彼亦何樂於冒主
上之所不願聽者而賈其罪也故上有少嚴之



原件短缺

P1

色則下萌順旨之心上有微譴之辭則下起避
辜之念意指一異而觀望者衆矣人君可不思
慮已以導之邪是以古之明君懸旒蔽目垂纊
塞耳而其臨羣臣也自稱寡德不穀蓋懼聰明
才智之或見而人之有聰明才智者皆退焉莫
敢為我盡也嗚呼其知來諫之道也哉

何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
其身故有進而捐生無退而返顧蓋所貴者勇
焉爾何言慎耶嗟乎勇之於將特數分之一耳
胡可恃也孔子論行師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乎三軍之衆張設輕重在於一人不懼不謀
而以輕合斯謂亂軍引勝夫先自敗也已吾且
以曲藝觀之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射者審
固未精難與破的曾謂將弗持重而可以制勝
乎哉故兵有萬全之道焉與攻人之短也寧自

攻其短與批人之虛也寧自批其虛與其制人也寧先不制於人若是者何以哉慎之於五者而已夫連百萬之旅驅之鋒鏑之間使絕而成陣散而成行進止有節左右應麾非分數素以明何以致之故始也懼吾之不理卒有大敵出吾不意衆雖整易撓亂也故繼也懼吾之不備兩陣決機成敗俄頃必歿則生幸生則歿所懼者非戰鬪之不果與六馬易馭此心難持將驕卒惰旣至其無日矣所懼者非處勝之不戒與

上煩瑣則下擾亂士不樂用而以戡定未之有也所懼者又非法令之不約與懼不理故治衆如治寡吾弗敢紊也懼不備故以虞待不虞吾弗敢弛也懼不果故臨敵不懷生吾弗敢畏也懼不戒故雖克如始戰吾弗敢懈也懼不約故明法而審令吾弗敢苛也此五者將之所慎也譬諸治家者然耕稼織紵炊爨爨應門細大之務各有分職可謂理矣然且高其垣墉固其扃鑰以時警察備非常也脫有莫夜之戎主人必率

家衆力格而祛之既定而猶不敢恬然即安鯁
鯁焉訓飭其嬪子臧獲而齊輯其鄰里守望能
慎如此故家可長保而剽寇竊伏之姦除也況
將以靖疆圉衛社稷其重非一家比者而可無
慎乎由今考之淮陰多多益辦何其理也而尋
邑乃百萬不相救亂孰甚焉吳攻東南亞夫使
謹西北何其備也而蕭銑乃恃險休兵疎孰甚
焉田單厲氣巡城何其果也而苻堅乃望見晉
兵憊然色懼怯孰甚焉耿弇甫拔祝阿趣修攻
具何其戒也而項梁乃以驟勝輕秦驕孰甚焉
張巡兵將相習若手使指何其約也而馬服子
乃紛更約束易置軍吏擾孰甚焉夫較量數子
兵力非有強弱也委任權力非大軒輕也天時
地利非不齊也敵之所加非必堅脆迥別也然
而勝負殊科存亡異態者無他故焉慎與不
慎所繇致相遠耳微獨數子歷徵古之為將者多
矣小慎則小勝大慎則大勝無所不慎則無所
不勝一不慎而敗亡隨之故曰將不精微三軍

失其機將不常戒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三軍
失其職將柰何不務致慎哉世之為將者吾惑
焉狃於一劔之任不勝其譟動之私以勝人為
急不以自勝為本於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但覩用兵之利而不卹用兵之害是使
尋邑諸人常接踵於天下而不寤也夫惟深於
兵者感得喪之有端鑒興蹶之非偶超然遠覽
惕然深惟杜其患保其危塞其兌密其機勁敵
不能撼深間不能窺其靜也淵潛其動也霆擊

若猛獸驚鳥之發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故師
一出而四表震兵未交而天下服矣此之謂以
自勝之道制勝則其勝也夫孰得而禦之蓋觀
常武之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於斯五
者蓋有合焉然必先之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夫國有既敬既戒之將而患無不測不克之師
乎噫慎之於將也大矣哉然非獨於將而已有
國者席富強之威恒以宴安而寡兢惕則其當

慎有大者焉若天下者履全盛之勢易以外寧而忘內憂則其當慎又有大者焉故治百官察萬民以為理也詰戎兵奮武衛以為備也刑暴亂征弗庭以為果也儆無虞憂復隍以為戒也通上德達下情以為約也此慎之又慎之道也是以將而能慎則師吉諸侯而能慎則封內安天子而能慎則臻順治威嚴之極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是知慎也者達乎上下者也彼專論於一將之任者末矣

議

治漕河議

邇者河決徐沛淤塞漕河百數十里運道告阻特命大臣往督理其事愚謂今國家財賦悉仰給東南而一資之於河運是漕河者誠咽喉之地不可使一日不通者也然使漕運不假於黃河則亦易防其塞而今運道之塞者實河流致之也故今日之計其急務在開運道而其本源在治河自永樂九年宋尚書禮開復會通河

故道引汶水使出南旺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徐沛以上汶水小恒患於乾涸徐沛以下河水大恒患於壅淤方河水之平也則由溜溝小浮橋諸處接濟漕河以下達於儀真及河水之決也則其害亦殷於接濟之處故今西水漲漫徑冲魯村閘村沽頭金溝口以及境山茶城諸處及水去沙存而徐沛之運道遂淤此當急挑濬以通運舟者也然溜溝以上河水不及其為力也易溜溝以下河水尚泛其為力也難此在相其淺深緩急以施之耳挑濬之後更訪先年房村故事築為長堤以捍水勢漕河之可為者如是而已若夫河水不能更保其不決則運道不能更保其不淤此可不深求其故而為一勞永逸之計乎夫以數千里之黃河加夏秋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開封蘭陽以南之渦河與徐沛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海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萬一之幸也故自古言治河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又曰不與

水爭地昔大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醜為二渠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以入於淮然因決而分亦得以殺其勢故河自經汴以來南分者二道焉東南分者一道焉東分者新舊五道焉況元人雖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諸道多塞而東北入海故道亦久已湮廢是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不得不泛濫橫溢是以豐沛徐州之間漫為巨浸不特漕渠壅塞而桑麻菽粟之場悉為波浪魚鼈之窟矣可勝嘆哉為今之計有二策焉疏其枝流開其故道而已蓋欲得上流之不決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不惜棄地動民命深達大計之臣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淤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藝者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此一策

也又古之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天津入海猶黃河也而沁水自經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況今河流舊身多有存者誠相其形便引水注於衛河使南北分流則其勢益平使漕河永無淤塞之患此又一策也或曰多開枝河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壞民廬舍田園墳墓不止一處將如之何殊不知自開封南至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不過數萬頃而已利害果孰為多哉或又曰河決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平原廣野無所障隔浸灌之虞可不慮乎夫若使水力專於東北誠有可慮者今不過旁出支分以復故道當不至於洶湧汎溢且漕河上流之涸又可賴是以濟未為失計也蓋黃河治則漕河亦治黃河不治則隨修隨壞而迄無成功故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

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恤一人陸贄所謂
小損以致大益暫薄以成永厚者也司國計者
其長計熟慮之哉

舉蜡祭議

夫蜡祭所由來尚矣伊耆氏始為蜡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其祭則先嗇也司
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燬也禽獸也防也水庸
也傳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夫古有稼穡以易畋漁俾吾卒歲無饑

者繫先嗇是德故祭先嗇曰司嗇者謂修明其
政而潤色之者也曰百種者謂司百穀之種之
神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我者也曰郵表
燬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為准者也昔之人為是
而勞今我蒙之而逸得毋報乎曰貓虎者謂能
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防者謂昔為隄防之
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溝
洫使吾為旱備者也夫以表燬防庸之賤隸與
夫猫虎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

嗇之享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視天地
而不敢慢職此矣故蜡之祭有報本反始息老
送終之義焉有祈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之
義焉有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之義焉有
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義焉有既
蜡而收民息已之義焉凡以報一歲之成功求
嗣歲之福云耳故曰蜡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要
之與藉田實相為終始何也東作方興既舉藉
田之禮以祀先農于春矣是率先農民以興其
務本之心者也迺百穀既成可無大蜡之禮以
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慰其勤動之苦乎
此固今日所不可不講者也

條上弭盜方畧議

欲求盜之所由弭當知盜之所自生嘗觀唐太
宗之言曰民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
盜漢龔遂曰民之為盜困於饑寒而吏不恤爾
臣請有以安之至渤海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

持鋤耰者勿問於是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為良民即此二言盜賊興息之故可以槩見方今皇路清夷海內空宴然無事迺川貴徽廣屢以警告雖嘗旋就撲滅而良民驚擾公私耗病必多矣蓋聞治世無盜者化也豐世無盜者足也今四方之政大抵廢弛頽敝甲兵則鈍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擾而不靜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依豪猾則縱而自恣求盜無竊發不可得已故弭盜之方有五一日

擇吏夫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郡邑之長所尚者簿書期會所事者催科敲朴視民之陷危流離曾不省憂欲其亡為姦邪可乎故宜慎簡良吏責以撫字之實先教化而後誅罰至於滇廣諸處例以為遠稍有優異者不復官此殊不知遠方控制蠻夷地本要害人復獷悍其欲得人豈不尤要哉故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無事一方數千里之地有

賢守長數十輩足以安之不幸民窮起而為亂
非得數十萬兵糧能遽平乎是以其本在擇吏
二曰緩徵夫征繇百出至使民市產鬻子而不
得息何其痛也又加以積逋困以荒歲如遂生
何誠減額外之征寬累歲之負遇有水旱即與
賑貸則民知樂生矣三曰保甲夫盜出烏合必
得潛匿之所斯蹤跡隱蔽糾聚可成否則易以
敗露彼烏敢肆然為之故當申明保甲之法使
之十家為保保有長十保為總總有保正令其

互相覺察無隱宵人仍飭廉能之吏非時巡警
有奸必發是破巢散黨之策也四曰練兵夫虎
豹棲山藜藿不採盜賊敢公行者兵不足忌故
也宜於郡縣有軍者練諸士伍無軍者練諸民
兵務期志體一耳目定技藝精而後已將見先
聲者奪氣有備者無患雖有椎埋之徒孰敢持
挺嘯呼於草澤哉五曰攬才夫愚民弄兵於山
海險阻之間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耳昔周
亞夫破吳楚以不求劇孟為喜唐失河朔由縱

朱克融北歸盜賊之中而有豪俊豈不深可慮哉謂宜科貢之外倣古辟薦諸途以網羅遺才使如黃巢樊若水張元吳昊之流皆歸吾駕馭奔走之中則雖有草竊其何能為凡此五者皆以杜漸翦萌防諸未然者也脫不幸而有盜則如之何曰宋臣秦觀論之詳矣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而又致慎於招降與窮治之二者將無有不破滅解散者矣

保甲議

謹按保甲之名昉自熙豐世儒所詆訾以為救政而不欲行者愚謂不然法有宜於古不宜於今即三代良法在今亦救政矣非政之救與時違也苟適於時雖管商所建吾安得而廢之且必懲熙豐而廢保甲則前此周政固無足論而周之比閭伍兩亦非邪況徒襲其名而不盡沿其名沿其名而不盡沿其實以古之法行今之意其誰曰不可今海內乂安百姓樂業間有不逞弄兵潢池隨即殄滅似無庸慮已然桑土之

防古今慎之夫衛兵籍在衛所兵壯籍在郡邑保甲之籍在鄉閭互相表裏萬全之道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發其端鮮有不病其擾者愚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今有積貯於此將官守之邪募民守邪抑與其家人戮力而守也故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民守者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戮力而守者也今第令十家為甲甲有長各鄉為保保有正鄉大者或為數保鄉小者咸併為一保保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

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綱如臂使指仍令家籍壯丁幾何衣糧幾何應用器械幾何保自為柵塹甲自為守望家長教戒屬之甲長甲長教戒屬之保正寇至在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援在各鄉則保相應援並量其遠近列其規條明其賞罰著為會約不如約者保正白有司罰之有司第時以游兵犄角其間如此則緩急有濟寇卒難乘一善也且寇往往負山阻江憑恃岩險以為無賴游民淵藪而其出也潛城

匿市偵伺虛實又率籍其鄉里無賴者以為鄉道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具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家懸於門即有游惰作奸犯科曉然可籍二善也又商肆旅邸朝夕互察稍涉可疑共審詰之否且連坐即有奸細無地可容踪跡易得三善也故保甲之法可行明甚天下無事則相與屬衆讀法勸善規過申說高皇帝諭詞畧如周正黨正遺意以成禮俗而消訟事即軍令之寄於內政師徒出於比閭此

其與徵調召募之紛紛相去遠矣第其救也有司不舉其實保正以朘於民久之法廢而意失其初乃至編保甲之丁以為徭移保甲之費以為賦又或調以他役假以別需鄉豪自置漁獵下戶蓋保甲無益於民而反以滋救者則有司不善用法之過也若韓魏公刺陝西初亦謂聽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遂藉以配邊愚嘗嘆韓公之未有以持其後也然亦未如之何矣夫民雖至渙本欲為閭閻赤子計亡窮也謂宜懸書

公門要以必行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
惟治以法而不與其事至於各郡事宜亦且聽
民自陳其便而度可者疏行之慎保正之舉重
因循之罰庶乎可然非良有司亦莫任其責者
是使韓公之救復起於今而法與熙寧無異也
故法一而已周公以王管子以伯熙豐以敝此
其故何哉當事者可深長思矣

何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